

紅樓夢別本卷一

瀋陽陶明澹庵著

第一回

補情天木石結仙緣
謫塵寰絳珠明宿慧

此開卷第一回。却從那裏說起。我想天地間的事。都有一定的限制。惟有作夢這種事情。却不受限制。必想到那。夜裏就可以夢到那。而且心內所想不到事情。也都夢可以隱見。古時有名的夢。甚們邯鄲夢。南柯夢。一時也說不許多。但是作夢的人。功名利祿的心太重了。形格勢禁。一時得不著。於是成了這一個夢。其實也是不錯的事情。在世界上得不著這種快樂。在夢中得著。不也是一樣。反正時過境遷。甚們也是莫有。諸位但知盧生淳于兩先生。夢中繁華富貴。不是真的。難道衛霍的武功。金張的門第。稽崇的豪華。王謝的風流。現在猶有一毫存在嗎。也不要說這幾個人。區區不足道。就是歷代的帝王將相活著時候。震動天地。到了現在。也是同歸於盡。他一生那一點是情。與盧生淳于。二君的夢。有甚們區別。平心而論。這些人的赫赫揚揚。固然可羨。要從他結局看來。尚不如這兩君。安安穩穩的作夢。有顯名厚實的享用。莫有刀鋸鼎鑊的危險。這種境界。不可說是幻境。直可說是仙境。人生能到這裏走一回。真是南面王不易的。所以上古時代。有一個國。名曰古莽國。他那國內的人。性質與我們不同。他拿醒時候的事

情當作假的。反拿夢中的事情。當作真的。乍一聽來。覺得可笑。反覆尋味。却是道理的。所以我這書。從夢說起。因為夢境從我心內製造。我以為如何。便如何。我想要怎樣就怎樣。叔孫的朝儀。蕭何的法律。也不能限制的。我心裏想到的固然可以夢得見。我心裏想不到的往往在夢中也可以得著。從前列子說過。也不是在那個地方。有一個國國內的人多了。不能一一悉表。單表一個姓尹的。這姓尹的。深於心計。廣有錢財。意得志滿。甚們也不愁。他家中有一個老僕。歲數大了。甚們活計也作不好。這個姓尹的。脾氣是大。待人苛刻的。那裏容得閒人。真是朝打暮罵這個老僕人。實實在在。有些熬不過。求生不能。求死不得。逃又逃不了。只好過一天算一天罷。誰知天無絕人之路。姓尹的。忽然晚上作一個奇夢。夢見他的老僕。當了皇上。把他降作奴僕。輕暖嗽都是罪。錯一步一不許走。白天他如何打這老僕。夢中老僕如何打他。他得了這一夢。醒來氣消了許多。不但這一天所夢是這樣。而且天天夢見這樣的事。他果然怕起來。自此以後。對於老僕。不敢再打了。這還不足為奇。最可驚奇。是老僕夜間也得了一夢。夢見自己當了皇上。甚們三宮六院的住處。千乘萬騎的氣派平生看不見的。於今也見著了。想不到的。於今也有了。真是一步登天。後來漢高祖。唐太宗在未央宮的置酒。也莫有他當日的快樂。怎們說呢。這幾個人。千辛萬苦。九死一生。纔得了這樣的地位。又要費盡心力。去保存他的地位。心血也要乾了。頭髮也要白了。纔換這們一個快樂。說

白話。叫著不合算。掉一句文。叫得不值失。所獲不如所亡。那趕得上。姓尹的這一個老僕。只要擁著被閉著眼。這樣的尊榮。頃刻得來。於是這老僕。快樂得病也沒了。愁也忘了。天天下晚作這個夢。他自己一想。人生百年。三萬六千個白天。三萬六千個夜晚。白天我爲人作僕人。晚上當皇上。此後因爲快樂再活百年。便是三萬六千夜的皇上。比較那享年不永。國祚不長的皇上。還強多了呢。今天我們論起來。老僕的夢。豈是他心中所想的。這叫著夢想不到的夢。我今年是四十歲的人了。回頭一想。夢想不到的夢。也不會作過一個。從前借著先人的庇蔭。衣食不止於不愁一樣的高門大宅。錦衣玉食金錢若水僕從如雲自己覺得自己就相有多大能爲是的。到如今時過境遷。事事不如從前。樣樣都覺得費力。回頭再想想我半生的經過。好相似作夢一般。但不如作夢。夢得清楚。而我經過這一番波折。果然如夢方醒。古人說的好。癡人說夢。我本是一個癡人。不說夢說甚。說我自己的夢。恐莫有人肯聽。姑且借他人之夢。說上一說。古今來的人如恒河沙數。人人有夢。我從那裏說起。於是我留心這些作夢的人。同作夢的書。覺得世上最好的夢。最好記夢的書。莫過於紅樓夢一書。這個書。從小我就讀的。比覺四書五經。好念的狠。好記的狠。但是我却覺得他這部書。文章好極了。規模大極了。只是他的夢。作得不好。頭一半的夢。作的令人心曠神怡。後一半作得令人心灰氣短。我說他這個人。只會作文。不會作夢。放著好夢不作。專往凶夢去尋。他一個人流眼淚還

不算。還要千百世的人。也陪他掉眼淚。這個罪過也就不小，前人的詩有一句。說是不會作天莫作天。我給他改上罷。叫不會作夢莫作夢。所以我對於大名之下。曹雪芹先生。文章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。只有他後半截的夢。作的太叫人失望。所以我想。要有起死回生的法子。把雪芹的古魂拘了來。上駢給他耳目。桑林給他臂手。叫他九原可作。再來人世上走一番。我們不求他別的。只求他把他的大作下半截的夢。更正一下子。省得干古人傷心萬世人落淚。這也是一件功德事。自從我起了這個念頭。說了這一句話。聽見的人。都笑我是作夢。不同我往下談。我也不同他們多辯。那知我心裏的念頭。居然感動了。這位前無古人。後無來者的小說大家。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間我在天津居住。作一點小事。却是丟了莫人找的。委蛇委蛇。自公退食。我也落得清靜。在一個半郊半郭。深幽僻靜的所在。租了一個小院。真是門可羅雀。一天散值回來天頭黑了。又下大雪。我同內子梁肅秋。圍爐閒話。我的小女小名叫小寶大名叫伏傳的。年方三歲。甚們話都會說。他母親叫他念書。他竟琅琅成誦。我的二兒子。增壽。已經十一了。不好別的只好看小說。我也不說他。一家子人。都有事作。也就忘在了他鄉的岑寂了。我覺得這個家庭樂趣。也好像似作夢一般。夜色已深。天氣又冷。我們也就睡了。帳垂銀蒜。香鼻金爐。不知不覺。我已經夢入無何有之鄉。我雖然作夢。自己却不知道是作夢。迷迷惺惺。恍恍惚惚。覺得有人叩門。我原有兩個僕人。隨在這裏。我心裏想。這個